

82146

脚去」和俄政府拚個死活。他們居然焚毀穀倉及蘇維埃辦公處，暗殺辦事職員，甚至不惜殘殺他們的牛馬，不讓合作社佔便宜。富農人數很多，較諸資產階級更難廢除。況且他們的階級特性並不明顯，也不像資產階級之集居於一定地域，而是散佈各處。他們的勢力頗大，要把他們完全消滅，勢非經長久的苦鬪和很大的經濟損失不成。

蘇維埃政府之引用中農和貧農的合作，其理由根據絕非本乎社會正義或整個社會的幸福。且看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主席加里寧 (Kalinin) 氏概括中貧農的態度之說話：

「……農民（譯者按：即是指中農和貧農）已經認識，認識惟有集合他們的零星土地，才能增進他們的物質幸福，才能提高他們的文化程度。」

但要維持中農和貧農繼續熱烈地擁護合作運動，俄政府必須將牠所標榜的物質幸福，成

為確實的東西，如鐵釘皮靴無線電話之類。現在俄政府仍然未能降低製造品的價格，使中貧農得購買向所認為奢侈品而今標準的生活又歸之入於必需品類的東西。換句話說，俄政府還是無法調劑工業品及農產品的價格。以後除非俄國工業出產的速度會增加，不則要調和這兩方的價格，恐怕是無希望的。工業出產之增加與否，須視俄政府供給工人食料和機器的能力而定。那麼在這種循環中之下，農業實佔極重要的地位呵。

畢竟蘇俄能否藉着農產集合政策得到利益，我們現在尙難斷言。當然，新耕法的介紹，農村的電氣化自由車及其他機器的利用，行見促進農業的發達。但大規模的農田要經營得利，還得有精銳靈巧的管理。像這樣的能力似非現在的中農和貧農所具有的。只看他們管理其自己的耕地且缺乏聰敏的才幹，便可想而知了。他們的能力固參差不齊。有的未嘗無

領導者的資格，但又是沾染着富農的思想。處這境況之下的蘇維埃政府，委實是進退狼狽。一方為要提高生產，應該鼓勵農民的熱情，略滿足其一點自傲自利心；另一方又不得不嚴厲謹防富農的復活。

此時蘇維埃政府正忙着應付農村中的兩個莫測的因素，即是農民和天氣。如果俄政府無法教農民犧牲目前利益以實現未來的共產主義國家，則農產合作社的存在是岌岌可危的。同時，俄政府無限希望所寄的新收穫，一旦遭遇大旱，或堅冰大結，融解非時，便將化為烏有了。

一個衝突的解釋

——孫岫人譯——

John Dewey.

最近蘇俄反宗教運動急進，——曾下令逮捕了幾個教士，他國熱心宗教之士，認為宗教的迫害，而大起抗議。如英國的坎敦萊萊大主教，羅馬的教皇，都有嚴重的表示，促成了一個世界的反反宗教運動。俄國方面也起而否認，兩方各有其所持的理由。美國現代史雜誌四月號載有論蘇俄宗教問題的四篇文字，有述羅馬教方面的見解者，有述蘇俄方面的見解者，而杜威博士以獨立思想者的地位，世而為不偏不倚的解釋，目光寬大，確是討論蘇俄宗教問題中一篇重要的文字，因譯之以實世界論壇。

文宙譯誌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一句話，在蘇俄公共場所標貼着，更沒有比牠貼得更廣更多的標語了。在國外更沒有別句標語，更廣大的與蘇俄社會秩序連繫在一處了。在俄國這句話是被認為出之列寧之口的，實在卡爾馬克斯纔是這句話的作者。列寧從馬克斯取來，連同有別的學說。在寫着這句話的這一篇文字中，馬克斯且說：『毀滅了那以宗教做了牠的精神的香料的這社會的世界，你便毀滅了宗教。』

……宗教是遮掩了鏈索的花，毀滅了花，鏈索便可被看見了。『馬克斯的對於宗教上的觀念，便來自費爾巴哈，及黑智爾學派的左翼。他不是一個純粹思想之學說的抱合者，他是他的時代的一個人；他屈服於時代的理知潮流之下。不過這是很容易而且自然的，把他的經濟的及神學的見解，認為一個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之不可分離的部分，雖然在事實上，他們只是偶爾調合在一個人的思想之中。』

不過希臘教會在柴所領的神聖俄羅斯之下，牠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情況，特別給與一種力量和時機，使經濟中的社會主義，和宗教中的無神主義，連合起來。正式的組織的宗教，事實上是一個有着專制的經濟政治秩序為背景。所有的宗教，是教會的首領，也是國家的首領。答國家，則集合地或特殊地給與俄國和她的統治者以宗教的允可及祝福。俄羅斯是一個神權政治國，對於柴的反對，是一件宗教的犯罪，也是一件政治的反叛。現代世界中，除了俄

國更沒有別處了，在那裏，組織的宗教，與實際的政治經濟程序，連接在一處是如此的密切。這種事實，是蘇俄對宗教態度的背景，這事實為解釋他們對宗教猛烈攻擊的關鍵。

所要注意的是從馬克斯引來的這句話，表示了兩個觀念。一個觀念，是對現存經濟政治秩序之攻擊，將不可避免地引向於宗教的衰落。另一個觀念，是說對宗教直接的攻擊，將把現存制度的鏈索暴露出來，而促進新制度的創生。蘇俄現努力於這攻擊的兩條戰線，她一方面執着於一個信仰，即謂一個共產社會的創生，自動地代替了在宗教學說及儀式中的興趣，牠將給與能力以一種新的社會的人生出路；這能力，在蘇俄看來，是由於誤被導向於超自然的反社會的方面上去，因而無謂耗費了的。一方面，列寧為達他的目的起見，而感到現存的教會，是他所創造的這個新制度的仇敵，牠是密切地與舊的經濟秩序和舊的政治秩序連接在一處的，牠的繼續存在，對於他的計劃之實現上，是一種威脅。這思想和行為

82148 的兩路線的結果是共產主義本身成了一種宗教。牠不能容忍牠的敵體；而任何有組織的教會，凡於牠的信奉者主張了對他們的社會行動的權力的，在共產主義者看來，便是一種嘗試，要成立一種敵體的仇意的政治組織。共產主義之宗教的性質，和教會之政治的經濟的性質，實解釋了反宗教運動之強狠的不寬貸的性質。

我所謂共產主義之宗教性質者，是指牠在牠的信奉者中，操縱了情緒的熱意之深度與強度。此種熱意，乃是宗教最高潮時的東西。更有進者，牠且從理知方面，而主張涵蓋了人生的全範疇。在人們的思想和生活中，沒有東西不為這個主張所影響。牠握有——甚至可以說牠本身就是——一團的教義，其固定不屈的程度，不亞於世間會存在過的任何教會的教義。歷史記載了許多事實，即一種的宗教信仰及其信奉者，為他種握有實力的另一宗教的信奉者所迫害。蘇俄現在所進行的，便是這一類的東西。凡僅認此事為純粹的政治勢力

對宗教的迫害的，決不能明白了知這件事。要得到這件事的真意義，我們必須在思想中把牠與歷史上所曾有過的各敵體的宗教間的鬭爭，一線連合起來。

這兩條路線，一線是直接攻擊，一線是間接攻擊。間接攻擊是造成一個社會秩序，在此秩序中，認宗教是一個時代錯誤。於這兩大路線，蘇俄以種種不同的方法進行。直接攻擊，取宣傳及教育。現在蘇俄的統治者，一點不掩飾他們對宗教的仇意，他們的無神主義，他們要利用所有教育的工具——學校報紙標語——來根本剷除對上帝及一切超自然力的信仰。所有鼓動的方法，都採用了，來形容宗教與科學間的衝突，為一個根本的衝突。並給與一種教訓，即宗教的勝利，與無知和愚蠢的得勢，社會的退化，其間有吻合的迹象。所以這是無疑地可以說的，離開了特殊的政治目的，今日俄國的統治者，以為人口之大宗的俄國農人的文化低下，希臘教會實應負其責任。

凡熟習於俄國歷史的人，必須承認：這說法

其中含有不少的真理。不過美國人很難明白宗教之在俄國，有何等不同的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連繫。他們不能不疑問，雖然蘇俄領袖們有理由有根據來反對組織系統的教會，但何以要懷仇意於所有個人的（非組織的）宗教信仰。對此疑問的答案，是共產主義本身是一個宗教信仰，不過其間還有別項理由。共產主義者發覺——或者他們認為發覺——宗教信仰如存在於共產黨的分子之中，則牠便是一個顯著的障礙物。牠於共產主義信仰的傳佈中，減弱了分子的熱誠。此種分子，必須被排除出黨。同樣的動機，應用於青年的訓練。因為青年們是未來的黨的新分子，個人的非組織的宗教，被認為於全俄工業化的大事業中，分去了思想和能力。

列寧的人格和教訓，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他，辯證的唯物主義之哲學，不是一個哲學，而是與科學本身合一的科學，科學不留地位給宗教，而列寧以為世界之改造，全依於以科學之克服人的心。列寧的傳記馬爾古說：「由

列寧看來，在思想或志願中，更沒有比容忍這詞，更難懂的東西了。在他看來，容忍無異於缺乏領導原則，牠是卑下的降服之開始。『列寧的隨從者，就接受了他這不容忍的精神。在一個爲建成一個新的社會秩序的爭扎中，宗教與辯證的唯物主義之教條，二者乃是不可調和，不可和解的仇敵。無論那一方面得勝利，一方面必須完全地被擊退的。』

凡俄事的觀察者，都承認這個反宗教宣傳運動，在青年中得到顯著的成功。馬立斯與度告訴人，他遇到俄國許多僻遠地方的青年，他們並不與蘇維埃的教訓有何種直接的接觸，可是他們無條件的接受無神主義，而深致譏諷於有神存在之類的觀念。有一個俄國人，他說當他幼年時，聽到有人否認神的存在，便覺得在同伴的青年們中，引起一種震驚的心理；現在如聽到有人承認神的存在，則便有同樣的震驚發生。這經驗，許多人能證明牠是真的。不過更有意義的是政府官吏們所執行的一種查問的統計。這查問的目的，是在明白學校

兒童的信仰的。官吏們查問之後，非常驚訝，因爲他們發見百分之五十的學校兒童，還信有上帝的存在。這查問是在兩年以前行的，經此以後，於是政府加緊努力要從學校方面來根除這個信仰了。

對於世界別部分的宗教信仰者，此種情況，自可震驚。不過上邊所述的教導誘致的方法，其中並不含有強迫力之採用。即一個宗教信仰者，也可認此種方法爲一種測試，來測知俄國人民中宗教信心的深厚性與真實性；把信仰深的人，從信仰淺薄者提選出來。雖然此種方法，在青年中有驚人的成功，但在深知俄國國民性的學者中，對於俄國人民宗教性質的問題，還是一個根本的爭辯的問題。有些學者，如斯蒂芬格賴漢這輩人，描寫俄國人民是由遺傳而來深切地富於宗教性，而具有一種靈魂之神祕的性質的。有些學者，則認此爲純粹文學的描寫，而以爲俄國人民是被沈浸於迷信之中的。他們之感興趣於宗教，全根據於物質的利益，以宗教爲一種魔術的方法，由此引

致土地肥腴，及其他人事的福利。對於此問題的權威，既各執一詞，常人自無從下爲判斷了。不過報館的通信記者都說，俄國的反宗教運動，行之已久，一般已默認此爲新秩序中的一部分，因此並不引起如何的擾動震驚，如別國所感的樣子。

對於俄國以強力作宗教迫害的確切的程度，不能決定。麥唐納於二月後半月間發表一封公開的信，信中說，不列顛政府不能聲述蘇俄情況中之真事實，如果以具有決定事實之種種便利之政府，真處於如是地位，則私人自更不能判斷正確了。有一個倫敦猶太教師宣言，說關於宗教迫害的報告，至少十成中有九成是偽造的。查利塞爾騰氏，在紐約時報中報告說，他有根據來懷疑大不列顛境內抗議蘇俄反宗教的激動，是爲保守黨所煽起的，保守黨要以此來困難勞動黨政府。

不過有幾件事體，我們確可認之爲事實的。在俄國私產普遍國有化的過程中，教會的產業，自然不能例外。又國家對教師的資給，也被

82150 收回而須由教師們自己從各個集團裏面去謀得資給了。許多教堂封閉了，但同時則如旅行俄國的參觀人——至少在數月以前——

見到還有足够的教堂開着，容受那些願意到教堂去的人。最初蘇俄曾有對於希臘教會重要人員的斥逐，凡不願意接受舊政治之推翻和蘇維埃組織的建成的，則與一般謀反的人遭同樣的斥逐；希臘教會，在別一流的教師領導下組織過，這些教師，是至少願意容受那新的政治秩序的。希臘正教的總主教塞爾奇烏斯否認有宗教的迫害，存在於蘇俄境內，這個否認，為別國中幾個熱心的宗教家所不甚置信，理由是因為這位總主教，只是政府的工具。不過他們忽過了一個事實，那他的存在，即是一個證明，有教會及其種種儀式存在於俄境內，而不受阻礙；只要政府信任他們忠實。總主教又說，教堂常為地方人士急切的要求而遭關閉，這些要求的人中，也包含有教會中人。這說法也為獨立的新聞記者所承認的。一個地方教會的建築太多了，且又覺醒於新的希

求，因而願意把幾處建築轉變而為學校或俱樂部之用，這在我們也不會聞之震駭的。例如中國政府決議將不當的神祠轉變為學校及公共場所，是否會受到那些正在從事於反對蘇俄行動的人們的歡迎，這很是一個疑問。

最近遭到羅馬教皇及英格蘭大主教抗議的蘇俄的政令，仍是早年政策之邏輯的繼續；那就是教會產業之國有化，和教會與國家之嚴格的分離。政令中措語雖覺得利害，但性質是並非蘇俄特有的。所不可忽視的，是政令中明白許可宗教的結會之存在，不過規定了他們活動的項目；對宗教結會，不許與法律的地位。這在別國，當革命以後，也有同樣的行動。如法蘭西，墨西哥，土耳其，都是例子。在每個場合中，所以採取此項辦法者，因為怕有政府內之政府發生。對於經濟活動的禁限，也與別國中的革命的立法，在同一線上。又如規定凡信徒不出來簽定保護並維持教會建築物的契約時，則後者轉變為公衆用途，這無疑的是有關係於許多教堂封閉的事件的；這只是把國有

化這個基本觀念，實現出來。至於療養院，慈善救濟會，圖書館等之禁止，則較別國的行動進了一步。給與地方蘇維埃以此種功能的專有，乃是與蘇俄的政策一致的。

我並不懷疑於蘇俄統治者的誠意，當他們聲明說，並沒有純粹根據於宗教理由的迫害，有的只是屬於政治的理由。不過要於這兩者中劃出一條線，那是很難的，特別於一個正在進行社會革命的國家中。這是很實證可憑的，蘇俄自把希臘正教限制活動以後，接着便注意於新教（Protestant）的各派。政府的迫害，在新教徒是一則老故事，俄柴當治之日，一向是如此的。不過於俄國革命後的初期中，他們有了極大的進步。我們有理由來相信，共產主義者，深怕他們的勢力及於其同志間；因為他們的信仰，是較不保守，較為熱烈，有非希臘正教所可及的。有些新教派，傳布無抵抗和博愛的教義，在新教徒看來這些只是宗教的說素，在政府看來，則他們含有政治的意義，因為俄國國家是守階級鬥爭這個教說的，界線分

劃的困難，又在宗教教育這個問題上碰到。政府允許父母在家庭中給與兒女們以宗教的教育，不過卻禁止在教育機關中或班課上，對年未屆十八歲的兒童施宗教的教育。

當寫此文時，關於俄當局在徹斯克及其他地方拘捕猶太教師事件，很少有可靠的事實。不過政府方面正式的宣布，是說他們之被捕，是因為他們進行一種運動，要在學校中教授猶太教。從政府的觀點說，這是一種反法律的行為，而觸犯蘇俄政府的法律的。而這行為之不能被容忍，一如其他不法的行為一樣。

我不能不於終結此文時，對於某一點，表示我個人的意見。所有從俄國來的報告，都說共產黨當局，一致以爲宗教方面的發動反蘇維埃，只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另一種嘗試，來推翻共產主義的政治秩序。任何人，凡曉得俄國的早可料到結果必將如此。雖然有些人純粹站在宗教的見地上抗議，不過他們已進入一個富含炸發力的運動，這運動一在蘇俄境內發生任何宗教影響，則牠將加強了俄國對宗教

的反對，而更堅了他們的成見以爲教會根本有一個政治的及經濟的目的。牠將引起某種感想，這感想，當我們見到關於我們認爲國內事件的外國干涉時所生的是同樣的。外國方面的鼓動，徒增了俄國反對宗教者的力，加緊了他們武力的活動。牠得被認爲一種證據，即各國正從事於利用任何方法，推翻俄國的現行秩序。俄國政府於教會之嚴格的宗教活動，

蘇維埃聯邦之實相

本誌前號，曾錄登國聞週報刊之蘇維埃聯邦之實相一文，此文全篇可分三大節，首述一般感想及國體

政體，中述社會生活之一般狀況，最後則作優劣之估價。僅讀此文首節，尙不能知其具體的施爲項目，因更登錄其中下二節，以觀全豹。大藏公望氏以一事業管理者，而能於俄國政治社會爲寬大之觀察與解釋，自是可貴。而中下二節，能多舉事實，以立論斷，留讀者自已著眼之餘地，尤覺可貴也。

俄羅斯之現狀

記者

和牠的社會的組織，社會的目標，其間劃出清楚的界線，這分別是整個蘇維埃制度之邏輯的結局。那爲了牠的反對教會之社會的活動，而對於蘇維埃政府下攻擊，只是增加了蘇維埃政府的成見，即他們以爲所謂個人的宗教者，只是一個掩蔽物，掩蔽了那些目的在攻敗蘇俄政府所在試行建設的那個社會之種種政治教育和經濟活動而已。

大藏公望

衣食住之狀態 其次述俄國之現狀。因余所居爲莫斯科，斯所言不外莫斯科之情形而已。以言衣食住，則衣服殊爲粗惡，在街頭往來，雖亦間有華服者，恐全爲外來旅客。至於公務人員，僅外交部員頗爲講究，餘者多尙質素。雖然，質素乎，貧乏乎，吾不得而知之。而衣服襤褸者，則遍地皆是也。余於全聯邦各全總長屢屢會見，其全部殆皆着襯衣束帶以入衙門，形式極爲簡單，固不僅在衙署爲然，即攜眷觀戲時亦復如是。以觀劇之總長，尙僅着襯衣一襲，則